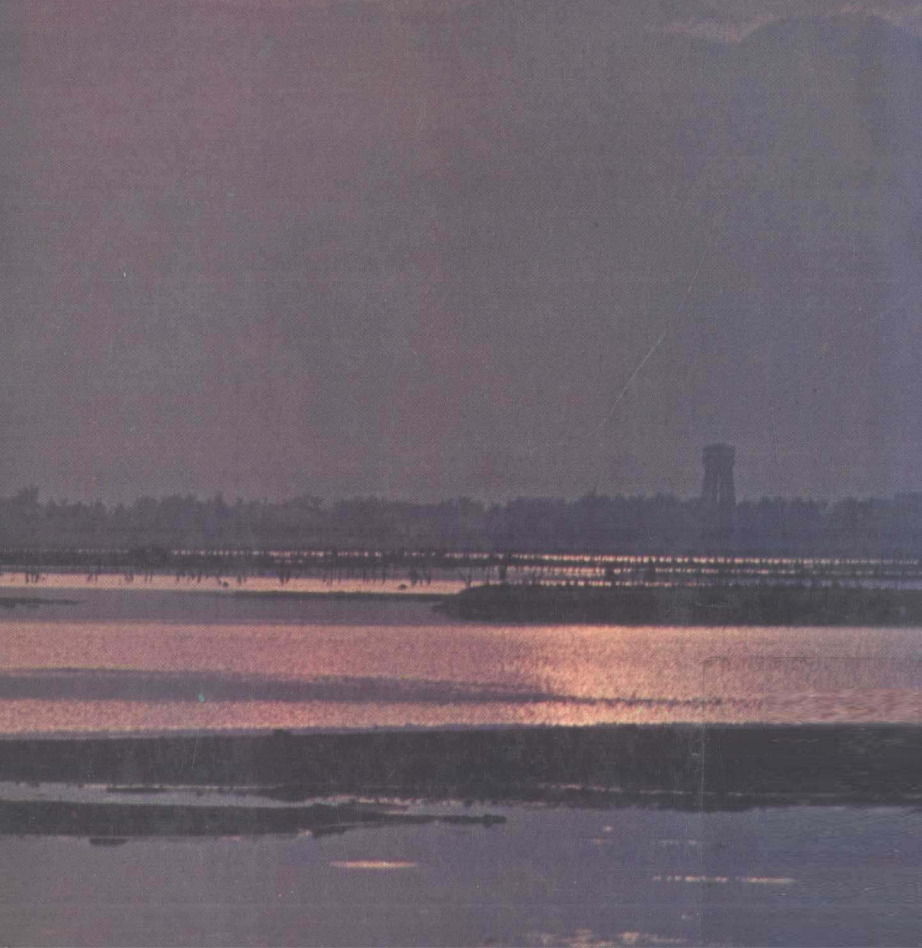


蓬萊誌異

宋澤萊 著



□ 宋澤萊 著

蓬萊誌異

• 遠景叢刊之169 •

蓬萊誌異

遠景叢刊 169

著者	宋	澤	萊
發行人	沈	登	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 36—575 號信箱		
	郵撥：1 0 2 2 2 1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光復南路 260 巷 51-2 號		
	電話：7 1 1—7 8 7 1		
門市部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92 號		
	電話：3 9 4—1 9 6 0		
印刷所	優	文	印刷廠
	台北市興寧街 24—9 號		
定價	新台幣 90 元		港幣 15 元
初版	中華民國 69 年 6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

有版權・翻印必究

自序

宋澤榮

很早以前，我便想寫一本平凡的人世間小書，以之我可以來描摹小人物共同的喜怒哀樂、仇恨和愛情、貧賤和高貴、掙扎與沉淪。今兒，竟能寫出這三十三篇的蓬萊誌異，我迫不及待地把它呈現給我敬愛的讀者。

在今日，能專心去寫作，並以它為謀生工具的人實在不多。絕大部份的作者都必要為生活而奔忙，我也不能例外。這本書是我在工作之餘，每天抽一、二小時寫成的，它的草率是難免的，但求來日能刪改。在這本集子裡，題材大部份來自鄉村和小鎮，偶爾也有港口和都市。不論怎麼看，它完全是屬於平民社會的。我願意我平凡的兄弟來讀它，更盼望賢達的朋友也能喜愛它。

寫這本書包括我預設的兩個目的：①記錄一九七九以前的平民經濟社會狀況；②並在那種環境中去探討他們的反映。在記錄的這方面，作者恐怕是做得不够；在反應人的行為這方面，作者也是一直不安的，它描寫了善，却揭發了不少的惡和虛偽，特別是傾注了太多的心力在人世悲慘的事故上，它必然是缺點，但我們並非一定要向惡、虛偽、悲慘妥協。當我們遇到它時，不要沉

默不語，或把頭低下，應該挺身而戰。

最後，我還想，如今寫文章應該不是寫寫就算了吧，我們殖民地的父老有着許多的委屈、痛苦要訴說，那些心裡的話由於嘴巴的被堵而無法傳遞到每人的耳中，一個作家正應該一字不差地將那些話記載出來。我常希冀我們這輩年輕的文學工作者能統合前輩給予我們的一切教訓，共同來造福這塊土地。這也是我長久以來所自奉的座右銘。

感謝你看這本書。

目錄

自序

一

舞鶴村的賽會

一

燈籠花牆

九

京鎮的孝廉

一五

分家

二三

蕉紅村之宿

三三

搭檔

三九

礁藍海村之戍

四五

許願

五五

春城的重逢

六三

礫鎮的保生會

小鎮之姻

督察

杜里的故事

鷓鴣村小住

挫傷

丁謙來了

追逐

小祠堂

驪宴

藥

病

省親

創痕

在港鎮

七一

八一

九

一〇一

一〇九

一二七

一二九

一三九

一四七

一五五

一六一

一六九

一七七

一八五

一九五

白鶯鎮的回憶

二〇七

蘇苞

二三

棲鷹山城行脚

二九

豬仔

三九

一九七八、十二月京鎮

二五一

一九七八、十二月礫鎮

二五

回來

二六

婚嫁

二六一

等待燈籠花開時

二九七

解剖刀與社會良心 高天生

三七

舞鶴村的賽會



「若以本地的民俗才藝而言，頂埔村是以代天府的宋江陣聞名，他們勤習一套形意拳，並擅用刀戟，我曾看見那個師傅穿一套濕透的長衫，只一抖，就再也擰不出一滴水了，那種功夫，你不能想像。」

「下粘村呢，是以踩高蹺著名，在城隍的慶典上，黑白將軍的身子撐高達丈餘，他們晃動着巨大的步伐，真有驚動鬼神的氣魄。」

「溪邊村呢？是以划龍舟有名，牛角溪的水位在端午時高漲起來，他們的龍舟繪着顏彩，在斜斜的雨中往前衝刺，岸邊的人都把傘揮動起來喝彩，那種熱烈的場面一生少見。」

「至若本村……舞鶴村。則以賽狗著名。」

一九七九年我到達島中部的一個舞鶴村，時值賽會，朋友拉着我，走到廟場。他指着熙攘的

人羣說着。

「這些賽會，在一九六八年以後，曾消聲匿跡。好像心有靈犀般地在本地一齊消失了。今年，又不約而同地出現了。你看，這個舞鶴村又再賽狗了。」

朋友和我停在廟階上。那廣場設有許多的障碍物，無非是測驗狗子的奔、跳、應變能力。許多的人牽着大小不一的狗，坐在場上的選手席。那些狗看到陌生的羣衆，汪汪地吠着。

「這些狗來自鄰近的鄉村。這種狗的賽會在本省是絕無僅有的。談到本村賽狗的發跡，還須談起創始人李高這個人。」

於是朋友說起一件奇事。

2

舞鶴村是中部平原的村子，陽光終年洒落在這塊土地。戰後，這裡仍種着熱帶的經濟作物。於是連綿的稻浪、甘蔗的長葉，漫地的菜花黃把它整個兒給包圍住了。在每一幢茅舍的上頭，在天空，簇起了搖晃的竹簞，黃昏時，白鷺嘎嘎地由田間飛回來，熙攘地棲在竹簞中，因為白鷺似鶴，便取了這個美麗吉祥的村名。

李高是舞鶴村的富農，住在村中一幢古式的四合院裡，他的祖先是本地的墾首，當日本人殖民在這塊土地上時，他的父親是保正。長時代的優裕生活，使這家庭的行為和習慣與村人不大相

• 會賽的村鶴舞 •

同，你可不是不知道，當大家在村裡一齊朝拜湄祖時，李高却另迎張天師的神位去供奉。當大家在冬天的庭院下曬太陽時，李家的庭院却大宴賓客。他家包辦了本村的婚喪喜慶和公益事業，出入在大小會議上，彷彿缺了他就不成爲村子了。

戰前，李高承襲了遺產，竟有了二十餘甲的土地，家宅的地下埋藏了數不盡的龍銀，這些財富足夠讓他娶了一妻二妾，並生了大大小小十三個小孩，過得富足、豪貴。這李高是大個兒，有個便便巨腹，臉色堆滿富裕的笑。他愛穿白色的西裝、白色的皮鞋，戴白色的扁帽，拿拐杖，抽着菸。當他翹腿，偏着頭來傾聽村人的談說時，丰采真是好極了。但這人個性豪爽，竟一反祖先的慳吝，任意地把銀錢施捨給他人，並大宴賓客，唔，今天，你若手頭緊去找他，李高決不會使你失望，他把銀錢從口袋裡掏出來，說：「慢些日子再還。」這樣的態度使舞鶴村的窮人開心，但有些人則認爲李高瘋了，是不聰明的。但李高呵呵笑，不在乎。因爲他的精神全給一種玩藝吸引住了，那便是狗兒。

你在戰前戰後看過趕狗的人嗎？那些趕狗的人騎着車子，身邊奔竄着一羣狗子。他們幹什麼來着？他們以捕鼠爲業。這些人把車子停在每家的院子，在木柴堆邊，在小房子裡，在堆貨倉口站一下吹了口哨，狗子便汪汪地躍動一陣，像熟悉陣法的兵一樣，把敵人的營窟給包圍住了。牠們用鼻子在地上嗅嗅跑向角落，忽然便啣了一隻掙扎的老鼠出來。於是這些人把鼠兒成串地綁在車後，呼嘯地又到別地去了。這些鼠子是做什麼用的呢？賣給鄉人吃。唔，那時的鼠肉便算是佳饌呀！

李高養狗却不是捕老鼠的，他爲了興趣，爲了狗兒的品種，他到處託人，帶回各類各樣的品種，在前院的兩根門柱上綁了腿兒瘦長的牧羊狗，後院則是警用的狼狗，每個屋子豢着變種狗。他勤於替狗子洗濯、餵食，帶牠們運動、替他們治病。但他却不養小家子氣的美麗狗。他要的狗是凶狠的、威武、具有類於武人戰鬥特質的狗。每當這個全身雪白的富人帶着他的狗在空地操演時，真不可不看，他把一根棒子丟向野地的叢樹中去，那些狗吠叫起來，風一般奔躍而去，一會兒，一條威猛的狗扯開腿，奔回來，口裡啣了根子，李高便給這隻勝利者一塊肉。他的狗都是勇士。村人都說：「李高的任何一隻狗都可以把宋江陣的人咬碎。」他的聲名慢慢傳播到各鄉縣去了。各地愛狗的徒子都來了，李高的門庭出入着這些人。在一九五〇年，本地的愛狗大會便在舞鶴村舉行，各地的狗徒，參觀的人們第一次羣聚在這裡，廟場上的火圈、高欄、跑道……被擺起來了，熱鬧的場面勝過划龍舟。李高的旗子豎在廟門前，迎風招揚，寫了一個大字「李」。他是創辦人。

然而，李高的家況慢慢轉變了，那便是土地政策的改變，一九五〇年以後，李高的土地慢慢地少了。那些土地逐漸在變遷中發放給鄉人了。收成的減少，使那個家裡的廚師也不得不省了每餐的雞翅或魚翅，最後把張天師的供禮也減一點，甚至二個月才演一次戲。但是李高可毫不緊張，他照樣地把錢借給鄉人，即若不還也懶得去要。他的精神更集中在賽狗的事情上去了。他把這比賽修改成兩賽制，分別在每年的夏秋兩季舉行，並廣爲提倡，使得舞鶴村的每戶人家都或多或少豢一隻狗，因爲只要這家豢狗時，李高便去看他，指點一些訣竅，或給一些豢養費。各地的人

• 會賽的村鶴舞 •

都來到了，李高不停大宴賓客，他的皮鞋刷得更白，衣服更加耀眼，把他的手杖敲在賽狗場上，完全成為養狗的藝術家了。但一九六〇年，他的大太太以和兩個姨太太不合爲由，和兒子離開舞鶴村，去城裡做事情了。

舞鶴村的稻價意外地低廉起來了。許多的藥劑和肥料却奇異般地高昂。收支相抵，看不出有什麼可賺了。於是像潛隱的一場病一樣，舞鶴村的一些人遷往城市去了，年輕人流落城市，不再回來。李高的管家把收支一算，竟然虧本。這時，李家賣出龍銀。但是李高的狗愈發地勇猛，他的狗竟如同附身的幽靈般，能够輕易地掠過一丈的牆垣，並穿過牆上的火圈，他的狗張開牙來，扯高前腿，活像要踩平廟場，李高的拐杖擲向天空，翻個身，又落回他的掌中，他的白帽子望空發光，看的人爆發了一陣陣的掌聲，但一九六四年，他的最小的姨太太也帶她的小孩，離家出走了。

這時，他賣了部份的土地。耕作的田終於須要請人來耕種了。他的大姨太辛苦地下田來工作了，並因傭人的減少須要親自下廚房。一個受雇的長工，因牛瘋被觸死在田裡，李高賠了一筆巨款。舞鶴村的人都說：「這是李高的壞預兆。」

果然，一九六七年，大太太和小姨太從城裡回來。他們攜帶着怒氣的小孩坐在廳堂。

「唔，要分財產啦。」嫡長子把他的菸從嘴上拿下來，臉面精緻，他說：「阿爸應該協助我們在城裡創業。」

「怎麼分呢？」李高用着溫文的臉問着。

「只拿我們的三分之一。」太太說。

「唔，我們也拿三分之一。」小姨太也說。

於是他們像一羣爭食的蠅子嗡嗡地吵着，最後愚蠢地對峙在廳上。小姨太的兒子大怒，在廳堂上舉着桌子揮舞，由於力氣太大，把李高的拐杖打斷了，廳堂上的狗叫起來，大兒子便把一隻賽狗打成重傷了。纏訟開始了，那二個移居的太太立即在法院控告他，成爲不厭的索求者。竟像每個王朝都有的外患一樣，李高先賣了四分之一的土地，又分了三分之一的土地給兩位太太。那二個妻子立刻把土地賣了，並要求贍養費。李高把精神都放在賽狗上，竟覺得若無其事，他把自己的皮鞋擦亮一百倍，帶着狗兒去散步，只是腳有些沉重，見到的村人都問：「李高老先生，你還好嗎？」他雖不見得好，但狗兒更好了，他仍大宴賓客，把狗皮帶綁在他的褲帶上，像永遠不和他的寵物分離了。現在，他有一個訣竅，便是在比賽前讓狗兒吃西藥，於是一九六七，秋季，他的狗嗥叫在廟場，一躍便如一隻燕子般地竄過丈高的牆垣了。那隻狗瞪視着一個婦人，竟使她暈倒了。但這年的纏訟激烈，李高怕財產被奪，把土地和財產登記給大姨太和她的小孩，大姨太的耕作仍沒改善，她勞動在田地，不久死了，小孩携着財產離開了李高，留下幾分的財產讓這個父親耕植。

真正的打擊來了，李高沒有了妻子兒女了。他開始每天和着狗子在村道走着，皮鞋蒙了一層垢，歇在路邊喘息。他爲了表示自己的好風采，遇到村人，呵呵笑，說：「好極了。近來的天氣好。」但是不久，他不出現在村道，不再款待狗友。他的四合院的門關住了。人們甚至無法在門

縫中見到他的姿影。

一九六八，夏日的收成剛過，偉大的賽狗日又到了。這年，竟如同往年一樣，許多的人，蜂擁到這裡來了，甚至城裡的人風聞到這消息，來到舞鶴村觀看。廟場被整頓起來，道具按時擺起來。然而，鄉間的狗徒意外地減少了，狗兒也不若昔日的健壯了。但這些都無所謂，因為李高又從他的房子走出來了，人們望見那門兒一開，一個穿着白衣、白褲、白皮鞋、戴白帽子的人出來了，他的拐杖好像短了一截，他的腰邊繫一條狗帶子。但這人瘦瘠不堪，狗兒拉着他，凶惡地往着路上衝，人們認了很久，才發現這個瘦的疲憊的紳士是李高先生。

李高的節目總是寶貴的，這次的賽狗，村人竟擺一個一丈多高的架子，在那上面放了一個火圈。賽狗的人一看那種高度都搖頭了。那夏日的陽光照在熊熊的火圈上，蒸騰着一層銀白、流動的光。李高出現了，來到了他的位置上。他用瘦瘠的神情看着大家，竭力把已經變得太大的西裝拉挺。觀眾都拍起手了。李高一舉一動都像往日一樣，他讓狗兒吃了一塊東西，把帶子解開，那狗兒的耳朵尖敏地豎起來了，李高把拐杖往廟場一指，狗子便凶惡地站到固定的位置上。

「跳跳！」

李高指着火圈大嚷了。

「跳呀！跳呀！」

觀眾跟着喝彩地大叫了。

然而那隻狗站在那兒，牠環顧左右，露出血絲的目光。

「跳呀！」

李高的手杖揮舞起來，然而那隻狗却狂吠一聲，突然奔向廟場邊，咬了一隻散步鷄子，那隻鷄掙扎了一會，立刻被那隻狗撕碎了。那隻狗吐着舌頭，黏食着獵物。一些女人和小孩驚惶大叫，那隻狗便虎視眈眈地瞪着他們。由於怕那狗生事，委員立刻拿了棍子把牠打死了。原來這隻狗已幾天不吃食物了。

這個賽狗的紳士完全傻住了。他楞楞地站到狗子的身邊了，像一個慈祥的父親一樣抱起牠，然後把牠舉起來，像要舉起整個舞鶴村的貧困一般，他把狗子擲向火圈。但未觸及火圈時，就摔回地上，李高奔過去，這次抱着狗，大哭。

不久，這個紳士在舞鶴村失蹤了。沒人知道他去那裡。

3

我的朋友說完。賽狗正熱烈，那些年輕的狗一叫，便跳過了高大的架子。拍手聲嘩然升起。朋友說：

「這是晚近一個舞鶴村的子弟再度提倡的。最近這個人在村郊開了一個加工場，賺了錢。」

燈籠花牆

1

在我們的生命裏總該有一些愉悅的經驗讓我們難忘。或者我們曾有一段美麗的戀情，它是那樣地一度打動我們躍動的年輕的靈魂，而日後，便蓄意地想再去搜索那種感受，即若是壯年、老年亦然。我敬愛的朋又，我所企望來告訴你有關於我美麗的經驗，那便是幼年時曾在一個水村裏生長過的歲月，它叫落霞村，偏處在島上西部原野的一角。在我的回憶裏，這個落霞村有一面明亮的湖泊，是農鄉圳溝的調節池。爾時，這裏的草木茂盛，蘆葦長滿沿岸的淺灘，我們任着許多的牛羊，在岸上吃草、沐浴。當落霞漫天的黃昏，淺淺的湖泊映現出一片瑰麗的色彩，像一張澈明的流動的彩畫。我想，這村子名稱的來源正是這樣。隨着時光的流轉，我離別了農鄉，跟隨着衆多的同年，捲入動蕩的世界去了，或許是都城生活的流離和孤寂的緣故，每當我憶及那段日子，想起那村子的潮水、花草、牛羊時，內心竟止不住地發出一種琤琮的回響。